

在。），都有殺佛之罪。世上再沒有比自殺更大的罪了；就是在顯教中也說：沒有比自斷生命更重的罪了。你要好好地想想，放棄自殺的念頭吧！上師也許會傳法給你的；就是不傳也不要緊，向別的喇嘛去請法也是可以的。」正說的時候，所有大眾喇嘛都對我表示同情，有的來安慰我，有的到上師處看有沒有請求傳法的機會。那時我的心大概是鐵做成的吧？不然一定會痛碎了的！我密勒日巴半生積罪如山，為求正法便受了這樣的大痛苦！」

尊者說完之後，聽法的大眾中，沒有人不在流淚，有的生起厭世和出離的心，有的聽了悲傷過度竟暈倒了！

惹瓊巴就向密勒日巴尊者說：「上師尊者！馬爾巴上師最後是以什麼因緣傳法給您，加持於您的呀？」

密勒日巴說：「我想自殺的時候，喇嘛們跑上跑下地勸我，求上師。一會兒，馬爾巴上師心情平息下來了，說道：『哦！噉達媚瑪來！』師母來了以後，上師問道：『俄巴法身金剛他們到哪裡去了？』」

「師母說：『俄巴上人因為您老人家的命令，去取那諾巴的身莊嚴和玉印，走到門外的時候，正遇見大力要自殺，求俄巴上人在他死了以後超度他。他們現在都在勸解大力呢！』」  
「上師聽了，兩眼禁不住流下淚來，說道：『這樣好的弟子！將祕密真言乘學人所應具

的條件都具足了，真是可憐憫。你把他們都喊進來吧！」一個徒弟就跑過來請俄巴喇嘛說：「現在上師已經心平氣和了，派我來請您老人家和大力一同進去！」

「我聽了這話，情急起來，搶著說：『我去怕沒有人歡喜吧！像我這樣一個罪人，就是上師心情平靜了，也不配到他的面前去；即使硬著頭皮去，恐怕也只有被打罵的份兒而已！』說完仍是不止地痛哭。俄巴上師就對那個徒弟說道：『你把大力的話去告訴上師，看大力能不能到上師的面前去，我要在這兒照護他，不然也許又會出什麼意外的事呢！』這個徒弟就跑回去一五一十地告訴了馬爾巴上師。師母也跟了一同進去。

「上師說：『他說的話，照以前的情形倒是真的；不過現在不同了，他用不著再害怕了。這一次，大力將是我招待的主客。達媚瑪！妳去喊他來吧！』師母萬分歡喜地來對我說：『上師對你起了最深的憐憫心！這一次將招待你做主客，叫我喊你去！你要知道，他並沒有罵我哩！你快高高興興地去吧！』我信疑參半，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糊裡糊塗的當中走進房子裡去。

「大家就座以後，上師說：『照過去的事看起來，我們誰也沒有錯。我為了要清淨大力的罪業，所以故意給他苦行，又叫他修房子，這樣方得由清淨道淨除其罪業；現在已經完成，所以我並沒有錯。達媚瑪是個女人，心腸太軟，太慈悲，難怪她；可是假做印信，卻鑄

了一件大錯。俄巴也沒有錯，但先要把身莊嚴和玉石交還給我，我以後再給你。至於大力，他因為求法心切，用盡一切方法想得法，也實在難怪他。這一次，俄巴不知道是達媚瑪所造的假信，便傳給了大力口訣和灌頂。因此，我再沒有辦法給他痛苦，所以大發怒火，你們的請求我都不聽。但是你們要知道，這種發怒與世間一般人的發怒是不相同的，過去任何表現出來的事情，都是為了法的緣故，其自性皆隨順於菩提道（「隨順於菩提道」：即是和佛法的精神和教義相符合、相應的意思。）你們不懂得解脫方便的人，不要起邪見！再者，我的這個兒子大力，如果能受九次的大痛苦，大磨折，他將不受後有（「不受後有」：即不再轉入六道輪迴的意思。）；不盡此蘊，便可任運即身成佛。現在未能如此，還有一點點剩餘的罪業，這完全是達媚瑪女人心軟的緣故。話雖如此，但是他大部的罪業都已於八次的大苦行，和無數的小苦行中根本清淨了。從今以後，我要加持他，傳給他灌頂和口訣，傳授與我最祕密的心要口訣，還要給他修行的資糧，幫助他一切修行的助緣，讓他好好地修行。大力！你現在可以真的歡喜了！」

「那個時候，我暗想：『這是夢呢？還是真呢？如果是夢，我希望永久都不要醒啊！』心裡生起了無量的喜悅，歡喜得眼淚直湧如泉，一邊哭，一邊向上師禮拜。師母、俄巴喇嘛，及與會一切大眾，有的想：上師根絕罪業的方便真是善巧啊！有的想：上師的加持慈悲

真偉大啊！有的則想：上師真是與佛陀無分別啊！師母和俄巴上人都憐憫我，為我歡喜，雙眼流淚，替我向上師頂禮說：『實在感謝您老人家！』於是，大家都在歡笑與眼淚中修完了會供輪。

「那天夜晚，大家聚集起來，作完會供之後，上師說：『我替大家都授別解脫戒（「別解脫戒」；是大、小二乘及顯教、密宗佛法共通的戒；使身心清淨、遮止惡行，最根本的戒律）。』就為我剃髮淨身。上師對我說道：『你的名字，在我與你初見面的時候，就取好了。我夢見那諾巴上師為你起名，叫做密勒金剛幢。』於是就以此為我的法名，為我授了居士戒和菩薩戒。

「上師對內供天靈蓋（「天靈蓋」：密宗修持所用的一種法器）。做究竟心之加持後，天靈蓋忽然大放五色光明，與會大眾都看見了。將加持之甘露上供祖師及諸佛後，馬爾巴上師自己取飲甘露，然後把甘露給我，我接過來一飲而盡。上師說道：『緣起真好！』」

「『我的內供比其他傳承的正式四灌頂（「四灌頂」：瓶灌、密灌、慧灌、大手印灌，此四者為無上密宗之四部灌頂，攝一切密法盡。）更為殊勝，明天早晨，我再為你授灌頂！』上師又說。

「第二天早晨，建立殊勝樂六十二本尊的大曼陀羅（「曼陀羅」：華譯為輪圓具足或

壇。向例在印修法時，必須築壇，壇中安置佛像；後來把修法時所築的壇及佛像，繪成圖案，亦名曼怛羅。壇上的佛菩薩諸天等，互相圓融，相即相入，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圓滿真理。）傳授灌頂。在開顯壇城的時候，上師指著表圖壇城說：『這是人間顏料繪成的表相壇城；真正的壇城你們看！』說著，手指虛空，一彈指間，空中顯出具德總集輪（「具德總集輪」：為上樂金剛的別名。）二十四勝處、三十二勝境、八大尸林。空行大眾，環翔圍繞。爾時，上師及所有諸佛聖眾同聲說道：『為汝取名為喜笑金剛。』

「上師復為我廣說祕密本續（「本續」：密宗的經典通稱為「續」Tantra。）指示我觀法和密修的口訣；又把手放在我的頂上說：『兒啊！你初來的時候，我就知道你是有根器的弟子；你到我這裡來的前一夜，我作了一個夢：這個夢兆，表示出你在佛法上將有廣大的事業。達媚瑪也作了一個同樣的夢，那是守廟的護法空行的顯示。因此，你是上師空行母帶給我的弟子，所以我才裝做耕田的樣子來迎接你的。』

「你把我給你的酒都喝完了，把田耕得一點不剩，這是你將領受口訣成為法器，達到圓滿大覺的徵兆。後來，你供養了我一個有四個柄的銅鉢，這是表示你將成為我四大弟子之一。銅鉢上毫無一點破隙，表示你煩惱垢輕，身享『拙火定』大暖樂的徵兆。你用空鉢來供養我，表示將來在你修行的時候，會有食物困難，遭受飢餓的痛苦。我為了使你的後半生與

你的弟子法統得大受用的緣故，又為了使有根器的弟子依著口訣的精要生起喜樂的緣故，我就裝滿酥油在空鉢中，燃成明燈。為著使你生起廣大的名聲，所以我敲銅鉢讓它發聲。為著淨除你的罪業，所以我叫你來建築息、憎、懷、誅的房屋。我把你從灌頂的會座中趕出去，又做了很多不合情理的事情，可是你絲毫不起邪見；這表示將來你的弟子和法統，學道時能具足信心、精進、智慧、慈悲等一切弟子應具的條件。修道之時，皆能於此生無大貪著，有忍苦精進修行的毅力；最後生起覺受證解，具足慈悲和加持，成為圓滿具相的上師。我此口授傳承法統將會發揚光大，如月輪增長，光輝無限。兒啊！你要高興啊！」

「這樣為我授記、鼓勵、安慰和讚歎。我從此以後，就踏上修正法的幸福之途了。」

惹瓊巴又問道：「尊者，您得了口訣之後，是立刻就到山裡去修行呢？還是仍舊住在馬爾巴上師那裡？」

密勒日巴說：「上師叫我就在他跟前寬心地修行，又給我準備了很好的衣食，讓我到近處羅扎烏村的臥虎崖洞去修定。」

「我在洞中修定的時候，點了一盞酥油燈在頭頂上；燈不點完，身體不動，也不下座。這樣終日終夜的修定，過了十一個月。」

「一天，上師和師母帶了會供輪的上好飲食到洞中來看我。在洞門口，上師說：『兒

啊！你自習定到今天，恰好已是十一個月了，你能不令座墊變冷，如是精進修行，我真是高興。現在，暫時打破窟門到你父親這兒來，談談話，休息休息，消除一下疲勞，把你的覺受證解，向我說一說。」

「我在洞內，聽見上師的話後，說道：『休息倒用不著，但是這是上師的命令，不能不出去！』正想要打開窟門的時候，心裡躊躇著，覺得出去可惜。這樣一猶豫，就更失去了打破窟門的勇氣。師母就過來說：『兒啊！你是不是在打門啊？』」

「『我沒有勇氣打門。』」

「師母就說：『你出來是毫無過失的，這是祕密真言乘深遠的大緣起。特別是上師的脾氣躁，你不要失掉緣起。母親來替你打破窟門，請你早點出來吧！』師母說完就把窟門毀掉了。於是我就隨著上師、師母回到廟裡。」

「到了廟中，上師就說：『現在讓我們父子來修「現觀」的儀軌吧！達媚瑪請你準備會供！』在會供當中，上師說：『兒啊！你對於口訣有了怎樣的了解？有什麼覺證悟境沒有？慢慢地對我說吧！』」

「我就跪在上師的面前，合掌當胸，流著淚，唱了一首七支供養的歌：

於諸不淨眾生境，

示現種種幻化身；

示現清淨所調眾，  
以各不同眾生語，  
開顯八萬四千法，  
不為有相所掩蔽，  
遍滿宇宙一切法，  
清淨法性宮殿中，  
三世諸佛之佛母，  
遵奉教諭諸弟子，  
所有一切眷屬前，  
十方世界一切中，  
悉以供獻尊者前，  
一切善業我隨喜，  
乃至輪迴未空際，  
一切功德所累積，  
「供上七支之後，我又繼續向上師啟稟道：

圓滿報身前敬禮。  
妙音宣說聖法要；  
敬禮聲空無別語。  
法身虛空光明性；  
無轉法身意前禮。  
常寂無我幻化身；  
慈母達媚瑪前禮。  
如法修持之徒眾；  
以大虔敬我敬禮。  
所有供養及我身；  
一切罪業我皆懺。  
無比法輪請常轉；  
請求上師恆住世；  
悉以迴向諸眾生。

『與金剛持無別的上師父母啊！您無比的慈



悲和加持，令弟子感到您無比的恩德。現在讓我把些微的悟解，呈現尊前，祈求您在法性寂如的心境中，悲憫垂聽！

「我們這個纏繞含聚的身心，是由「無明」等十二緣起而產生的；我們的這個人身，一方面固然是血肉所繫，業果所牽，精神所執的一個混合物；可是這個人身啊！對於那些有福德，有宿善的人們，卻是一個無價的寶船。這寶船將用來筏渡生死的河流，駛抵解脫的彼岸！對於那些作惡造罪的人們，這個人身卻是誘入惡趣的淵藪。同樣的人身，作善作惡，向上向下，招來快樂或痛苦，卻如此的不同！我覺悟了——如何在分歧的道路處有所選擇！如何運用這個人身，實在是人生最重要的事。

「『一切痛苦根源的輪迴大海，它是如此的難於渡過，今日幸有慈悲上師的接引，在浩然無際的生死大海中指示我一個方向。

「我亦了悟：最初趨入佛道，應該皈依上師三寶，次第如法學習。一切的學習之中，最要緊的是依止上師，因為上師是一切幸福的根源；上師的一切訓教都要遵從；如法守護三昧耶戒（「三昧耶戒」：即為密宗戒），持戒是最要緊的基礎！

「在萬千不同的眾生中，人的比率是如此的稀少；千千萬萬的人羣中，能夠聽聞佛法，知道解脫的途徑，能夠走向菩提大道的人，更是稀有；如此，在所有無窮的眾生當中，

有機緣趨入佛法的人，比例起來，更是多麼的稀少，多麼的難得啊！

「我們雖然幸運的得了這樣一個人身，卻不能確保生命的安全，誰也不知道哪一天會死，哪一天會失掉這個寶貴的人身，所以應當寶貴這個人身，珍惜這個人身。」

「宇宙的萬物萬象，皆受因果律的支配，善因得善果，惡因得惡果；了解三世的因果律，才能了解苦樂的報應，和賢愚貴賤的源由。又因宇宙的一切皆是變化無常的，所以有作為的一切善惡行為所得的果報，也不是永恆不變的。積善所得的福德，努力所得的富貴，情愛所引的眷屬，與一切享受和快樂，也都是暫時的、會壞滅的、不可恃的、不可靠的、不究竟的。而人生的快樂比起它的痛苦來，卻更如滄海之一粟！三惡道的苦痛，更是不堪想像；輪迴無盡的生死大海中，眾生嘗盡了苦痛和悲哀。我思惟這無盡生死的疲勞和苦痛，令我自然地一心向法；求解脫的渴望，令我決心作佛。」

「清淨的身心為進入佛法的基礎，所以第一步要先受別解脫戒，此後漸次的學習正法；守護學處，應如護自己的眼睛，勿使損壞墮敗。然而尋求個人的解脫，只是小乘的有限道而已。如為了悲憫一切眾生，令眾生皆解脫苦海，須要發大慈悲心和大菩提心。思念一切如父如母的眾生對我的恩德和情愛，我將何以報答？所以在菩提道上所作善行，都應迴向給所有的一切眾生。這樣，為了一切如父如母眾生的緣故，便誓求佛果，發大菩提心，修習一

切菩薩行處。

「有了這樣的大乘心根柢，才能進入金剛真言乘。以清淨見，依止一位具相的上師；承受對輪迴自性之指示，同時要求得具足方便智慧的四大灌頂；以灌頂力得甚深見；而後次第修觀，精進修持「共道的人無我觀」（「共道的人無我觀」：「諸法無我」為大、小、顯、密諸乘所共依的教觀，故曰「共道之無我觀」。「人無我觀」即為蘊、界、處中「實我」不可得的觀行。）；由佛陀的教授和理智的思惟，尋求何處是我，竟不可得；如是證悟入無我理。這樣以無我見而修正定，妄念斷，不相續，心進入無分別，持定不起座，可經年月；如此可謂得定了。

「如是，以正念力恆持守護，不墮昏沈掉舉，漸次明覺增長；雖顯現而無自性，明朗而無分別，赤裸裸，明朗朗；然這只是定相的覺受而已。許多人以此執為勝觀。但是眾生凡夫是難生起如量的勝觀（「如量的勝觀」：真實現量之殊勝慧觀也；慧觀者透澈的智覺觀照也。）的！只有證得初地（「初地」：出世道十地中的初步，名為「歡喜地」，行者初得聖性，歡喜無量，故名歡喜地。）以後，才能真實地見到勝觀，因此應該依於勝觀入道。其他定境如看見佛像等，只是修習的一點徵驗，毫無重要的價值。

「總之應增進定境的覺受，以各別抉擇慧，觀甚深理，不能沒有勝觀的方便；如樓梯

一樣，要有一步步的階梯才行（譯者意見：此段見解，不像密勒祖師的口吻，因為此處涉及要緊的空觀見（「空觀」：即觀察諸法皆空的道理。）），即是黃教與紅、白、薩加各教分歧之處；譯者所依的版本是拉薩版，可能這段不是原著，所以保留存疑的態度，請讀者注意。）。在修任何有相、無相定以前，必須發慈悲心，一切都是為了眾生；再以清淨見進入無觀行；最後迴向功德與一切眾生。在無分別中做這些事是一切道中最殊勝的。我現在如實地知道了這些道理！

「那些飢餓的人，雖然知道食物可以止飢；但僅「知道」又有什麼用？終不能解決飢餓之苦。解決飢餓之苦，是要真正地去吃食物才行的！和這一樣，於空性（「空性」：依空而顯的實性，即真如的別名。）的道理，只是了解又有什麼用處？要證悟空性才行，慧觀之方便應在後得淨積中增進。瑜伽行者所觀的空性，正是那無言說、無分別、法爾平等（「法爾平等」：即是說本來是平等，既不是做作使它平等，也不是由增加和減少使它平等，也無所謂淨和垢，是清清淨淨一味的平等性。）性的密宗見。這是我的一點點了解。為了圓證此勝解，所以應該忍受疲勞、飢苦，拋棄一切世間的愛染，如死屍一樣，不怕死，無罣礙地精進修持。在無比恩德的上師父母之前，我密勒日巴沒有任何物質錢財的供養；只能在我的一生中，以修行和成就來供養；以究竟證解，報身莊嚴淨土來供養您。」

說完了就又唱了一首歌：

大恩上師金剛持，

諸佛生處達媚瑪；

佛子化身諸眷屬，

請聽弟子解悟義。

未解誤解與錯謬，

一切過失祈宥恕；

由尊大悲之壇城。

流放加持悲暖光。

我心智慧蓮花開，

覺證繚繞如香溢；

恨我無由報師恩，

惟以生命精進修。

成就利生以報恩，

弟子所有未當語，

一切求尊祈宥恕。

「上師聽畢，非常高興地說道：『兒啊！你已經達到了這個境地了嗎？』師母也高興極了，說道：『我的兒子，精進和智慧真不小啊！』於是又和我談了許多關於修法的話。後來我就又回到崖洞裡修行去了。」

「有一次，上師到衛地去弘法，在做完會供的一個夜晚，想起對尊者那諾巴的教敕有不懂的地方，空行母也對上師作了表示，上師就想再去印度覲見那諾巴大師。」

「上師由衛地回到羅扎烏村以後才幾天，一天晚上，我作了一個夢，夢見一個穿綠色衣

服的妙齡女郎，身穿綢衣，骨節莊嚴，眉間和腰間都有黃丹嚴飾，她對我說：『兒啊！你長期修行，雖然得到成佛的大手印（「大手印」·Mahamudra，為密乘修般若心地的最高法門，其見行修持皆頗似我國禪宗。）口訣，和六法（「六法」：是密宗的六種成就法：①拙火，②化身，③夢修，④光明，⑤中陰，⑥轉識。）但是於一剎那間成佛的「奪舍」法（「奪舍」法：得心氣自在之行者，依此口訣能以神識轉入他人的已死或未死之身體，故曰「奪舍」法。）口訣，你還沒有得到啊！』我心裡想，這個女郎的樣子和打扮，都像是空行母，但是不知道究竟是魔障呢？還是真的空行母授記？不過無論如何，凡是三世諸佛知道的方法，我的上師都知道；上至成佛，下至降伏野老鼠的口訣，他全都有。如果是空行母的示意，那我就決定要求「奪舍」法的口訣。於是我就打破窟門，出了崖洞，來到上師的面前。上師說：『兒啊！你為什麼不好好地閉關，出來做什麼呀？究竟為什麼出關呢？當心生魔障啊！』

「我說：『昨天晚上我夢見一個女郎說我應該求「奪舍」法，不知道是魔障呢？還是空行母的授記？如果是授記我想求您傳我「奪舍」的口訣。』上師靜默了片刻說道：『這不是魔障，是空行母的授記；我從印度回來的時候，至尊那諾巴說起關於「奪舍」法的口訣，我向上師求法，上師叫我去找經書；結果師徒二人找了整整一晝夜，「遷移」法的書倒找著了

不少，可是「奪舍」的書，始終沒有找著。前幾天我在衛地北方的時候，也夢見一個徵兆，叫我去求這個法，同時還有些對口訣不大明瞭要請問上師的地方。所以我決定再去印度一趟，覲見那諾巴上師！大家聽了，都勸上師不要去，說：「上師，您老人家年紀大了，不要去吧！」上師不聽，決心要去。就把弟子的供養，換成一碗多黃金，帶在身旁，動身到印度去了。

「這時正值那諾巴尊者出外修行去了。馬爾巴上師不顧生命地找他，以種種的方法打聽他，都沒有找到。但是因為他有能夠遇見那諾巴上師的預兆，所以繼續至心訪求。後來終於在一個大樹林中會著了，就請尊者到普來哈慈寺中去，傳授『奪舍』法，大梵學者那諾巴問道：「你來求這個法，是你自己想出來的呢？還是諸佛授記的？」

「馬爾巴上師說：『也不是我自己想出來的，也不是空行授記的。是因為，我有一個名叫聞喜的弟子，空行母向他授記，他向我求這個法，因此我才來印度的。』」

「那諾巴尊者驚奇地說：『哦！真是稀有難得啊！在黑暗的西藏，竟會出生這樣一位大丈夫，真像太陽照耀著雪山一樣。』說著兩手合掌，恭敬地置於頭上唱道：

『北方黑暗中，如日出雪山；

其名號聞喜，我至心敬禮。』

「唱畢，合掌閉眼，向北方俯首著地，敬禮三次；當地的山林樹木，也一起向北方屈身點頭三次。直到現在普來哈慈地方的山和樹仍然都是向著北方西藏屈身點頭似的。」

「於是那諾巴尊者就把空行母的口訣和『奪舍』法都完全傳給馬爾巴上師了。」

「那諾巴尊者為觀察緣起，示現了虛空壇城。馬爾巴上師先向壇城本尊敬禮，卻未先向那諾巴上師敬禮；那諾巴上師就得了預兆，知道馬爾巴的子系傳承將不能久傳，但他的事業法統傳承，卻如大江之無盡，將恆久住世的。」

「馬爾巴上師得法之後，就回到西藏來了。」

「因馬爾巴上師頂禮之緣起，他的兒子打馬多得夭逝了。在他逝世一週年的時候，徒眾們大家聚集起來，由幾個大徒弟請問馬爾巴上師道：『與三世諸佛等無有異的上師啊！因為我們眾生沒有福德的緣故，所以您也示現衰老了；此後口授傳承的教法如何弘揚？我們弟子的弘法度生事業將會怎樣？請您一一為我們授記吧！』」

「上師說：『我的那諾巴口授傳承，無論由夢兆或緣起看來，都是會發揚光大的；那諾巴尊者自己也有很好的授記。你們先回去祈夢，明天再來告訴我你們的夢兆。』第二天，各弟子都把夢兆說了，大家的夢兆雖然都非常之好，但是還不能完全與授記相合。」

「我就到上師面前，把我夢見四個大柱子的夢境詳細稟告上師，唱道：



秉承金剛持教語，  
我以至誠恭敬心，  
昨夜夢境現如是；  
啟稟上師祈垂聽：

廣大南瞻部洲之北邊，  
雪山之巔可及天，  
日月光明照宇宙，  
四方江河不絕流，  
萬川爭向大海趨，  
我夢花草盡向榮，  
與佛無異上師尊，  
我夢雪山初延綿；  
日月環繞四周沿。  
綠草欣欣遍大地；  
流潤眾生足所求。  
眾水汪洋盡一如；  
萬花齊放花吐舒；  
聽我略陳所夢境。

浩浩須彌雪山之高崗，  
雄獅起舞樑柱頂，  
雄獅四爪跨雪山，  
雄獅騰躍雪山巔，  
我夢樑柱起東方；  
寶鬘縵垂雄獅頸。  
仰視長空目有光；  
威怒迸發吼連連。

浩浩須彌雪山之高崗，我夢樑柱起南方；  
猛虎起舞樑柱頂，吼嘯之聲動四疆。  
忽然大嘯三聲後，四蹄縱向深林走；  
仰空顧盼猛生姿，奔躍樹叢有所思；  
蒼莽森林接平原，我夢如是雪山南。

浩浩須彌雪山之高崗，我夢樑柱起西方；  
大鵬起舞樑柱頂，兩翼伸展掩四方。  
大鵬翱翔碧霄裡，雙目睥睨空中視；  
大鵬遨遊入太虛，雪山西方夢蘆蘆。

浩浩須彌雪山之高崗，我夢樑柱起北方；  
靈鷲起舞樑柱頂，危巢巧築懸崖旁。  
我夢靈鷲生一子，百鳥橫空目環視；

驚目電掃長空間，  
飛入太虛恣盤桓。

三世諸佛我上師，  
弟子昨夜夢如斯。

我心歡喜如雀躍，  
意乃吉兆應無疑。

祈興無緣大悲智，  
為我廣說且授記！

「馬爾巴上師聽了以後，高興極了，說：『夢兆太好了！達媚瑪，準備最好的食物和會供輪來！』師母準備好了會供輪和食物以後，大徒弟們都聚集起來參加會供輪。上師就說：

『密勒金剛幢昨晚作了這樣一個夢，實在是稀有難得！』大徒弟們都向上師請求解釋這夢兆，上師欣然允諾，就向大家唱了一首釋夢歌：

萬千眾生所依恃，  
那諾巴尊前敬禮；

與會我子諸徒眾，  
諦聽汝父為授記；

如是夢兆誠稀有，  
我今為汝言其旨；

瞻部以北地方者，  
佛法弘化西藏也。

地上雪山長成者，  
汝父教法宣揚也；

口授傳承廣大也，	未來事業無盡也。
雪山嵯峨上參天，	見道無與比倫也；
日月環繞山之巔，	悲智雙運修觀也。
光明遍滿虛空者，	大悲淨除無明也。
遍地草木茂盛者，	事業無盡弘傳也。
四方河川不斷流，	成就四灌口訣也。
河水浸潤諸眾生，	成就解脫有情也。
河水趨入大海者，	子母光明相會也。
萬千花卉吐放者，	離垢覺受果位也。
此夢非惡此夢善，	與會諸子應諦聽！
雪山東方起樑柱，	此乃錯頓網崖也。
雄獅起舞樑柱頂，	渠為人中獅子也。
寶鬘纒垂雄獅頸，	口傳教授持續也。
四爪雄跨雪山者，	四無量心圓滿也。

雙目睥睨仰視者，  
雄獅跳躍雪山者，  
此夢非惡此夢善，

解脫輪迴之兆也。  
趨入解脫彼岸也。  
與會弟子應歡喜！

南方興建樑柱者，  
樑上猛虎起舞者，  
四周虎嘯莊嚴者，  
猛虎大吼三聲者，  
四爪縱遊森林者，  
雙目睥睨仰視者，  
猛虎森林跳躍者，  
平原樹林相連者，  
此夢非惡此夢善，

雍境俄頓去朵也。  
渠為人中虎王也。  
口傳教授持續也。  
澈證三身自性也。  
四種事業成就也。  
解脫輪迴之兆也。  
趨入解脫彼岸也。  
傳承弟子持續也。  
與會弟子應歡喜！

西方興建樑柱者，

藏地米頓寸波也。

樑上大鵬飛舞者，  
大鵬展翼四方者，  
大鵬翱翔太空者，  
雙目睥睨仰視者，  
大鵬遨遊太虛者，  
此夢非惡此夢善，

渠為人中大鵬也。  
口傳教授持續也。  
斷除修觀錯謬也。  
不受輪迴後有也。  
趨入解脫彼岸也。  
與會弟子應歡喜！

北方興建樑柱者，  
樑上靈鷲飛舞者，  
靈鷲展翅四方者，  
靈鷲巢棲危崖者，  
靈鷲復產雛鷲者，  
小鳥遍集空中者，  
雙目睥睨仰視者，  
靈鷲遨遊太虛者，

貢地密勒日巴也。  
渠為人中靈鷲也。  
口傳教授持續也。  
生命堅如崖石也。  
有一無比弟子也。  
口授教法弘揚也。  
不受輪迴後有也。  
趨入解脫彼岸也。

此夢非惡此夢善，  
為我諸子說如是。

汝父事業今將畢，  
汝等弘法時至矣；  
我年老邁語若驗，  
教法弘揚定可期。

「馬爾巴上師唱完之後，與會諸大弟子都生起了無量的歡喜心。

「於是上師對諸大弟子大開祕密口訣藏，白日為弟子說法，夜間令弟子修行；大家都意樂熾燃，覺受增長。

「一天夜晚，上師為諸弟子授母續灌頂時想到：我當為諸弟子各各隨其時節因緣，分別授與法要。次日拂曉，上師在曙光中為諸大弟子一一觀其緣起，知雍地俄頓去朵當廣說喜金剛法要；藏地米頓寸波應修光明成就法（「光明成就法」：六種成就法之一種，夜間修法身光明之法也，取無明昏沈以為道之法也。）；多地錯頓網崖應修頗哇成就法（「頗哇成就法」：亦六法之一，密乘之淨土法門也。）；我則應修拙火成就法（「拙火成就法」：六法之根本，為修心氣合一之法也，能轉業識及業氣，成智慧及光明。）而且日後各人都有不同的時節因緣和事業。上師如是觀察後，就授俄巴喇嘛以如摩尼寶六門四相之方便，演釋續部之口訣；又賜以那諾巴六莊嚴、紅寶石印、護摩盛杓，以及梵文經典、論集的注疏，使他以

說法之門弘揚佛法。

「對多地的錯頓網崖，授以『轉移』開頂（「開頂」：轉識成就之徵兆也。）如鳥飛空之法，並賜給那諾巴的頭髮、指甲、甘露丸、五佛冠莊嚴等等，叫他以『遷移法』（轉識法）度眾生。

「對藏地米頓寸波授以夜中明燈之光明成就法，並賜以那諾巴的金剛鈴杵、小鼓和天靈蓋，囑他致力於『中陰成就法』（「中陰成就法」：六法之一，於中陰身時成就之法也。）。

「對我則授以如薪生火之拙火成就法，賜給我梅紀巴尊者的帽子，和那諾巴大師的衣服，對我說：『你應該在雪山峻嶺間修行。』」

「上師授記傳法完畢，大小喇嘛都來參加法供輪，依次而坐。上師說道：『我已經按照你們各人的時節因緣而傳授了口訣，你們各人應各以自己的因緣而弘法，將來你們的傳承弘法事業一定會發揚光大的。我的兒子打馬多得已經死去了，我現在把父子傳承的口訣和加持傳承一齊都給你們了。你們應該精進，一定會成就廣大的利生事業！』」

「以後，各大弟子都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上師就對我說：『你再在我這裡住幾年，我還要傳你灌頂和特別的口訣，你的覺受證解也要在上師的面前得到抉擇。你快閉關去吧！』」



於是，我就到那諾巴授記的銅崖洞中去修定了。

「上師父母常常把自己吃的食物和會供的好物品送來給我，對我實在慈悲到極點了。

惹瓊巴又問密勒日巴尊者說：「上師老人家，您是不是遵照馬爾巴上師的吩咐住了好幾年呢？」

尊者說：「我並沒有住幾年。在那裡住了不久，我就回家鄉去了，我把回鄉的原因，給你們說一說吧！」

「我閉關的時候，精進修定，頗有進境。一向我是從不睡覺的，有一天早上，忽然昏昏的睡去，作了一個夢：夢見我已回到嘉俄澤老家了。看見我那四柱八樑之家破爛得像老驢的耳朵一樣；傳家至寶的大寶積經（「大寶積經」：佛經名。宣說大乘之理為「大」，聖財充滿為「寶」，攝諸法門為「積」。），也被漏下的雨水淋得破爛不堪；屋外俄馬三角田裡生滿了荊榛蔓草。母親死了，妹妹變成了乞丐，流浪到他鄉去了。我想起自己從小就遭遇不幸，與母親遠離；這多年來，母子未能見面，心頭生出了無限的悲痛，忍不住大聲哭叫：「母親啊！琵琶妹妹啊！」便從夢中哭醒過來。淚水把衣襟流濕了一大片。想著母親，使我更無法抑止那奪眶奔流的熱淚，便決心要回家看母親去。

「天一大亮，我不顧一切地打破窟門，來到上師的臥房，要求上師准予我回鄉。恰巧上